

葬山

赵为农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葬山

邱海源 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葬 山

赵为农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葬 山 / 赵为农 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9. 2

ISBN 978- 7-5059-6328-3

I. 葬… II. 赵… III. 教育—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G21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365853 号

葬 山

书 名	葬 山
作 者	赵为农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市农展馆南里 10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向 群
印 刷	北京通州图文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80 千字
印 张	11
印 数	0001-1000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7-5059-6328-3
定 价	3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有生之年

根喜老汉守着荒村已经三年。这个原先有着五百多口人的山村子,那一条石板铺出来的小街长出来许多草,高高的埋过了膝盖,再也看不出石板街道原来的面目。大白天在村子里都会撞着狐狸、兔子,冷不丁烂房屋里还会飞出一只大野鸡,翅膀扇得"啪啦啦",吓得人直冒虚汗,毛骨悚然 1

界石

县里的小报社收到云蒙山乡花石沟村李金旺一封来信,说他有二亩山地,种庄稼打不了多少,想改种苹果。他曾经把这一想法向支书说了,支书说地承包给了你,想怎么就怎么,随你的便。可他真的买来了苹果树苗,却遭到家里人和村干部的强烈反对 64

寻找平衡

王七旦在儿子大星十一岁的时候起了疑心,怎么看,怎么觉得大星不是自己儿子。从此王七旦心里失去平衡,一有闲工夫,就要在心里琢磨大星到底象谁。这一琢磨不要紧,竟然琢磨出一个对象。只是琢磨出了这个人,王七旦就觉得吃哑吧亏了 ... 111

典型困境

武拴旺眼前不由地浮现出金秘书和他在县招待所那一晚上的事了。屋子里灯光暗淡,她把他迎进了门,关好门后,他才看见她

只穿着一件睡袍,雪白的小腿是那样诱人。这时候他已经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了,想着我千万不能上当,不能因为一时的肉感痛快出卖村里的利益。但他的理智经不住她在肩上轻轻一拍,很快就崩溃了 166

爱犬“支书”

村里人听说老石头梁秋朝送儿子回来捉了一只狗,有人见了他就少不了嘲讽:"逮了一只狗?"老石头仿佛就只会傻笑,无论大家怎么问,始终不说他为什么要养狗。时间差不多过了一年,村里人渐渐地忘记老石头和他的狗了,就在这时候,尖嘴猴马锁竟然意外地发现了老石头养狗的秘密 219

葬山

三四年前北京某大学一个四年级女生放暑假时候到杨柏的大山里采风失踪,县公安局发动当地村民进山搜寻了两天,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大家都觉得这女子不是遇上了妖怪,就是被山神留下做了媳妇,永远永远回不来了,可四年后有人在蟒山发现了一个女子 266

臭臭的世界

妈妈也搞不清楚她爸爸是谁,便糊里糊涂把她生了。村里人看她的目光怪怪的,仿佛想从她身上发现点什么。先是满村的人怀疑臭臭的亲生爸爸可能是死了爹没人管吊儿浪荡的闫世奎作下的孽,接着又开始怀疑王苟苟是臭臭的亲生爸爸 313

有生之年

赵为农

根喜老汉守着荒村已经三年。

这个原先有着五百多口人的山村子，现在完全属于他和他领导着的那头牛了。

早在三年前，村里的人全部迁走之后，乡里就上报上级政府，把他们村的行政编制取缔。新版的县域行政地图上，便看不到他们村子那个点。

这些情况根喜老汉也许还不知道。他只知道，被他供得上了大学和中专，毕业后分配在省城和县城里的儿子女儿都回村里来接过他，要让他到城市里去生活。可老人却倔犟地给儿女们摇了摇头：“我走了这些地咋办呢？”

儿女们不明白老人说“这些地”是啥意思，说：“有我们吃的，还怕没你吃的？”

老人固执地说：“我是说这些地，村人留下来这些地，都走了靠谁管？”

儿女们不理解老人，不知道这些地管不管于他有啥关系，说：“你种了一辈子地，还没种够？”

老人瞪着眼说：“啥？你们说啥？你们是不是吃饭长大的？”

眨眼三年过去，老人把所有的余粮几乎吃光了。要过大年，儿女们回来问他收成咋样，他笑着说凑合。他觉得一个庄稼人说自己没打下粮食，太丢脸。儿女们知道他不会有啥收成，却不想揭穿老人的把戏。他们知道老人爱面子，要强，就装做相信他。回来只给他带了少许生活用品：肉、酒、烟、罐头之类，没给他带一捏米面。以为他连饭也没得吃了，才会死心塌地离开小

天岭。这办法是兄妹仨研究讨论好长时间才得出来的无可奈何的结论。他们觉得,不硬着心肠,就不会得到目的。而就带回这一点东西,老人还要谦虚,说带这些东西干啥?我啥也不缺,什么都有。为表示刚强,常常还要说些假话,哄骗儿女。为了让儿女们相信自己,他特意掀开一口缸的盖子:“你们看,我的肉都吃不了,腌起来了。”这是看秋时的成绩,庄稼虽然没有看护好,却有两只野猪掉进他挖好的陷阱。一冬天他几乎每天都在享受着这些野味,吃得都不想再吃了。孩子们回来,他正好让他们尝尝这些他们在城里根本吃不到的野味,走的时候,他还给他们每人拿了一些。

三年间,爸爸老态龙钟了。头发雪白,眉毛胡子也全白了,脸上堆满了死气沉沉的皱纹,纵横交错,象干旱无雨的大沙漠刚刮过一场罕见的风。他背驼了,腰弯了,远远看去象一张弓。他手心里全是厚厚的老茧,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裂口;手背上爬满了蚯蚓似的青筋,指头弯弯曲曲,一节粗一节细。老人象一棵枯了枝头的老树,让儿女们看着心痛。可老人的一双眼还是以往一样炯炯有神,象山里的晴空一般颜色,让人觉得那里燃着一团火,透着股不屈不挠的神气。

这次回来儿女们只在山上住了一夜,留下了自觉要留在山上陪爷爷过春节的大孙子国强。这孩子今年十三岁,刚上初一。他断奶时爸妈把他送回了山,直到五岁才接回城里上幼儿园。以后,只要学校放假,爷爷就要到城里接他。奶奶老了,妈爸都说没了奶奶,只怕爷爷照顾不了他,爷爷再没能接他回到山上。他也只有在过年过节时才能跟着爸妈到山上看一下爷爷。上了初中,功课越来越繁重,放了暑假还要上辅导班,恐怕越来越没时间看爷爷,就闹着要陪爷爷在山上过春节。父母同意他留下来了,却给了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他想尽一切办法说服爷爷。爸妈下山走时,还特意背着爷爷叮嘱他:“你爷爷一定没粮吃了,你要盯着,别让他买粮,他要买,你就闹着回城。”

送走儿子海亮和女儿海英,扭回头来看着站在身边的大孙

子国强，根喜老汉很犯愁气。他知道儿女们用心何在。以往过年，他们少也得给他带二三十斤白面大米，还有新崭崭的票子，每人五百，说是给老人一年的花销。近两年他们再没给。老汉知道他们是逼迫他离开小天岭。他不怕逼迫，什么罪都受得，什么苦也吃得。可他没想到他们会把国强留下来。老人虽然很爱孙子，但这是让他陪着自己受罪，就于心不忍。可他说不出不要孙子陪他过年的话。

国强仿佛看出老人的心思，给爷爷笑着说：“你真的没粮吃了？”

“有，有。”老人摇头否认，“种庄稼的，怎么会没粮吃。”

“爷爷，”国强说，“我能吃苦，能受罪。我知道你没粮吃，可你不会和他们要。”

“好孩子。”老人感动地把孙子抱在怀里，在孩子的脸上亲着，“爷爷不会让你吃苦，不会让你受罪。”

为了孙子，老汉下山到盘亭河（乡政府所在地）的粮铺子里秤了十斤面，五斤大米，一斤菜籽油。

跟着他的国强见他要秤白面，说爷爷你买面做什么？

老人笑笑，说买面还能做啥？

国强再不说什么。他看见爷爷交钱时，在身上掏出来的钱只有薄薄一点儿，买了东西，只剩下一张十块钱的大票子和一些零碎钱。在回山的路上，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给爷爷说：“爷爷，过了年，你就跟我一块进城吧，你再再种地了，爸爸和叔叔，姑姑能养活得起你。”

爷爷笑着说，“你说我进了城里能干啥？”

“你啥也不用干。”孙子说。

“爷爷闲不住。”老人擦一把脸上的汗水，“爷爷不干活，就难受，浑身不得劲。还要生病呢。”

“你为什么还要干活？”孩子不明白地看着爷爷，“这山里到底有什么好，你不想离开。”

“爷爷是农民。”老人说，“这山里埋着你奶奶。还有那么多

田地，他们都离不开爷爷，需要爷爷。”

“我知道你想种地。”国强说，“可爸爸说，种也是白种，不够野猪糟害。打不下粮食，你还种地干什么？”

“野猪敢糟害，我就把它打死。拿它的肉还我的粮食。”老人笑着说。

“你真是坚强的爷爷。”国强赞美说，“只是，庄稼给野猪糟害了，你没了粮食，怎么办？”

“爷爷有办法。”老人笑着说，并且在孙子的小脑袋上拍了一下。

以后的几天，国强看见爷爷剥了许多榆树皮，有好几百斤，垛在一间小屋里。爷爷闲了，就拿剪子把榆树皮剪碎，在石磨上推。爷爷还采了许多蘑菇、野果子，都风干了。蘑菇和野果子还好吃，但榆树皮做出来的面条一点不可口。爷爷本来给他做是白面面条，可他偏要尝榆树皮面条。结果一碗也吃不下。榆树皮面条里掺了很少一点玉黍面，吃起来粘糊糊，一股树脂味。而玉黍也只剩下缸底一点儿，最多十几斤。就是每次少掺一点，也难维持多久。想着爷爷以后只有吃榆树皮，国强就难过得直掉眼泪。他说服不了爷爷，甚至怀疑爸爸和叔叔姑姑他们对付爷爷的办法。看着爷爷，他心里是那样于心不忍，不得不开动脑筋，想尽办法说服爷爷。

他说：“爷爷，没人和你说话，你一个人在山上不闷？”

老人说，“我有这些田地陪着，还有那么多的树木，还有那头老牛。”

“他们能和你说话？”

“能。”老人神采奕奕，“他们都有灵性。”

“你不能不种地？”

爷爷肯定地回答，“庄稼人天生就是种地的。”

“可是，”国强说，“山里还有狼……”

“爷爷不怕。”老人说。

这几天夜里，国强总是听见狼嚎。那声音象小孩子嚎哭，

“唔唔唔”的殄人。这些狼每天夜里都要进村子里转悠，围着他们的屋子嚎叫大半夜。一听见狼的嗥叫，国强就吓得哆嗦，直往爷爷怀里拱，再也睡不着，生怕狼撞开房门，冲进屋。他睡不着，竟然又听到一种更古怪的声音，象山洪暴发，地陷山崩。那声音强大得可怕。可爷爷眼一闭就睡得死熟。国强叫醒爷爷，他睁开眼听一阵子，摇摇头说外边也许是刮风。

村子里没了人，那一条石板铺出来的小街，长出来许多草，高高的埋过了膝盖，再也看不出石板街道原来的面目。茂盛的草盖住了地皮，埋住了房屋。虽然已经是寒冷的冬天，草枝干枯，却还看得见夏日的茂实，示威般齐刷刷扬着头，仿佛要挤垮没人住了的房屋。村子里的房屋已有一部分塌落，没塌落的房顶上也长满了草，门窗破烂，黑糊糊象张着大嘴的怪兽。大白天在村子里都会撞着狐狸、兔子，冷不丁烂房屋里还会飞出一只大野鸡，翅膀扇得“啪啦啦”，吓得人直冒虚汗，毛骨悚然。这些天国强不敢离开爷爷半步。可爷爷一点怕的感觉没有，每天赶着牛往山上送，经过村里那些烂房子时还要喊叫几声：“秋秋，打牛了。”“李良，打牛了。”爷爷叫的是房屋原来的主人，他们迁移走了，爷爷好象不知道。

“他们走了，你还叫他们做什么？”国强迷迷糊糊问。

“我想他们。”老人低着头说。

老人不想给孙子多解释。他们走出村子，顺着一条羊肠小路往山上走。出了村，路两边是一道道梯田，从村头一直垒上山岗。这些地里长满了满身是刺的小树。

老人告诉孙子，这树叫做花椒树，是他前些年栽的。

国强说，你怎么把地都种成树了？

老人说，庄稼种不过来，种了树，就不怕地撂荒了。

孙子不懂得地撂荒是什么意思，心里却知道地撂荒不是好事，只是把地都种成树能干什么？爷爷笑着说这树是钱。国强还不明白，爷爷就给他讲，花椒是调料，红红的象小灯笼，味道很香，但有些麻。这么一说，国强就觉得自己吃过，他们家做的菜

里常常放这种又香又麻的调味。只是他从来没注意过花椒的样子。

送走了牛，老人领着孙子去参观他的宝贝树。春节里他们几乎走遍了小天岭的沟沟岔岔，山山岭岭。

爷爷说，这些荒山秃岭以前长满了荆棘，一窝一窝。现在却让他种成了树，足有四千亩。加上田地里的一千多亩，六千亩的摇钱树。爷爷还说，这山大着呢，荒芜着的山坡多得很，有好几万亩。可惜他年龄大了没多少力气。如果他能再年轻二十来岁，还会把那些荒山都治理好，种上摇钱树。看着爷爷见了这些树兴奋不已的劲道，国强就知道爷爷不会离开山里，不会到城里去。可国强依然不明白，这些树就算都是摇钱树，对爷爷又有什么用？

他说：“爷爷，你种这么多树，以后留给谁？”

“你想要，”老人笑着说，“就留给你。”

“我想要，可我要考大学，回得来吗？”

“你回不来，就留给村里人吧。”

“村里人都走了，还会回来？”国强担忧说。

“等路修通，电接上来，他们一准会回来。”

“路几时能修通，接上电来？”

“快了。”老人肯定地给孙子点着头。

“你真是了不起。”

这个假期是那样的短，老人和孩子都觉得他们在一起还没有说多少话，就到了该分手的时候。正月十三爷爷就做好了准备。国强知道自己不可能再陪爷爷，心里万分难过。这一天他几乎很少说话。背开爷爷就止不住掉泪。

第二天早上，他给爷爷说：“放了暑假，我还要回来看你。”

根喜老汉摸着孙子的脑袋笑了笑：“好好学习。”

在山上吃过最后一顿早饭，根喜老汉就和孙子上路了。

天蒙蒙亮起身，差不多走四个小时，来到盘亭河。在乡里等了两个钟头，海亮的车来了。他看一眼地上简单的行李，知道老

人没准备到城里，脸陡地黑了，恶狠狠地瞅着儿子说：“上车吧。”

把行李扔进车内，自己也坐到了车上，闷坐一会儿，才扭回头看老人一眼：“你打算怎么办？一直来山上住下去吗？”

老人笑笑，什么话也没说。

海亮生气说：“我可把话说明了，你要在山上，就甭怪我们不管你。”

老人还是不说话。海亮恼火地关上车门，给司机丢一句：“走。”

汽车打着马达，调回头徐徐往前开去。老人也慢慢转开身，往盘亭桥上走，扬起头看着盘亭河四面的山在心里说：“也许我只有你们才能理解。”

走下桥，往前边的东兴饭店走去。

东兴看见他来了，说不出的高兴，从灶间里跑过来和他握手，说老哥你又瘦了，背也越塌拉越厉害。

根喜老汉也在定定地打量东兴，笑着说你开饭店甭只顾自己吃，得下了高血压可不好办，以后我再下来，就没人陪我喝两口了。

两个老人笑笑，在桌边坐下。东兴的老婆子早给他们倒好茶水，放在桌上，征求意见似地看着他俩：“喝酒吗？”

“还用问。”东兴说，“半年没见，就是得高血压，我也得陪根喜老哥喝一瓶。”

老婆子很快炒好两个菜，给他们摆在桌上。东兴过柜后提来一瓶杏花村，拿来酒具，满满地倒一壶，再往酒盅里倒酒。根喜老汉本来想客气两句，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在心里想，我何必跟他客气？更何况我今天心里确实不痛快，想喝几口解解闷儿。见东兴倒好酒，主动端起一盅，老哥俩碰一下，一口干了。老哥俩随心所欲喝着，喝一盅酒，挟一筷菜，喝两口水，说一阵子话。但他们心照不宣，说的都是些无关痛痒的话。直到一瓶杏花村喝得快见瓶底，俩个人都微微醉了，才忘记忌讳，说起各自

的心里话。

东兴老汉说：“根喜哥，不是咱喝酒了，我还不想跟你说。海亮他们每次回来，都要到我这里坐坐，你让孩子们为难了。他们让我劝劝你，离开山里。可你咋就听不进我的话？怎么就不理解孩子们也是为了你好……”

“他们是为我好？”根喜老汉冷笑，“他们真为我好，就不会那么绝情，连钱也不给我花。”

“这怎么能怨他们。”东兴老汉笑着，“他们不给你钱花，目的还不是逼你进城。”

“他们是想逼我进城，”根喜老汉生气说：“可我不愿意进城。人各有志，有人喜欢在城里，可我不喜欢，咱天生是吃苦受罪的命，你让咱去享那福，咱享受不了。”

“算了吧，根喜哥。”东兴老汉冷笑，“你甭以为孩子们不了解你的那点鬼心思，其实你那点鬼心思他们清清楚楚。你心疼田地，望着田地荒了可惜，还不是因为你们家过去是富农，那些田地过去曾经是你们家的。可你知不知道，你这样的思想多危险？文化大革命你又不是没吃火，怎么忘记了。”

“我承认，”根喜老汉低着头说，“那些田地曾经是我们家的，我看着荒芜了心疼。我觉得你应该理解我。咱们都是那时候过来的人。”

“你觉得你们村不该贫穷，”东兴老汉说，“不该修不通二十多里公路，不该挂不上电灯。你以为这都怨村干部没本事？你这些想法你知道有多危险？你是和共产党作对，说人家没本事领导人民富裕？”

“你怎么可以这样理解？”根喜老汉气愤地说，“我没这样想过。”

“事实上就是这么回事。”东兴老汉一本正经说，“你忘记自己的出身了。你和别人不一样。我承认你是能人，有本事。可人家党怎么就不让你当干部？你想过没有？”

“这也许不是党的意思。”根喜老汉伤心地低下了头，眼里

的泪水立刻流溢出来，滴在了胸膛上。

“我说呀，”东兴老汉一字一板说，“你还是离开小天岭吧。甭让孩子们太伤感。就算你有本事，你那些树真的能让小天岭富裕，小天岭人已走完，又有什么用？更何况，孩子们不管你，你种多少地都收不回来多少，没有饭吃，你还能熬多久？只怕你熬不到树成气候就不行了，那些树还有啥用？没人看管，没人利用，还不是白白长在山上。”

“不，不会。”根喜老汉摇着头说，“那些树是钱，不会没人管，不会没人要。”

东兴老汉冷笑：“你的孩子们会回去接受你给他们留下这些摇钱树吗？他们不要，你把这些树留给谁？”

“不论谁。”根喜老汉执拗说，“只要他愿意到小天岭，我就给他。只要小天岭还能有人。”

“你怎么这样傻？”东兴老汉摇头叹气，“难怪孩子们不支持你，就是我，我也不会支持你。”

“离开他们，我也照样能行。”根喜老汉坚强地说。

“那你就在山上受罪吧。”东兴老汉知道说服不了根喜老哥，很伤心，扭开头去再不想说啥。

根喜老汉知道这酒再喝下去也没啥意思，站起身来要走。东兴的老婆子急忙过来说：“根喜哥，你甭生他的气。”

他给她笑笑：“东兴也是好意，我咋会生他的气。”摆一下手，转身往山上走去。

天黑下来，老汉回到了小天岭。

尽管三年来他已习惯空无一人的村庄，但一走近，还是耐不住心底涌起的辛酸，鼻子酸溜溜一阵子。那情形就象当年日本鬼子扫荡过一般，村庄死气沉沉，连一只活着的鸡也没留下。今天的小天岭比鬼子扫荡过更凄惨；鬼子走后，躲出门去的庄稼人总会回来，村里有人很快就会活跃，六畜兴旺，五谷丰登。昔日的繁荣今天再看不到。三年来他竭尽全力了，村庄依然一派荒芜，成了狼窝狐窠。一只狐狸从他脚边跑开去，吓了他一大跳。

看着狐狸钻进村头的院里，好一阵子喘不上气。接着又闻到一股浓浓的野兽气息，听到了“叽叽呜呜吱吱喳喳”飞禽走兽的动作和鸣叫。这才知道，野兽已占去了本来应该属于他的村庄。他伤心地跑回了家，在墙头上摘下猎枪，压上子弹，在院子里朝天放了两枪。仄耳听一阵子，村子里再没有动静，才返身进门，点着了窗台上的油灯。屋子里亮堂起来，看见屋里还是原来的样子，窗户上的纸完完整整，心才彻底平静，感到疲累，坐在炕沿上抽烟。抽了三袋烟，突然又站起来，取下墙上挂着的马灯，在床下拿出煤油瓶子添上油，点着，把灯头拧得亮亮的，提着走出门，挂在了屋檐下，脸上顿时露出得意的笑容，返身回屋，将门关上，张开炕后擦着的被子，躺下来。

这一夜他睡得很好，早上醒来，窗户已经发白。从炕上下来，连被子也没叠，拿起了倚在炕头边的猎枪出门去了。看见挂在屋檐下的马灯，有几分自嘲地笑着，取下马灯，吹灭送回屋里，然后把门锁了，往院子外走。

天还没完全放亮，院子里以及整个村庄都是那样灰暗，苍凉。从院子里出来，看见村巷里风干了的那么多枯草，就忍不住叹息。他曾经作过努力，要把村巷里冒出来的野草全部铲掉，却白白花去很多时间。在人们走后的第二年，就没有再做这种徒劳的傻事。村庄荒芜，野兽常来常往，在村巷里到处拉着粪便，哪里还象是人住的地方？

从村子里出来，正好太阳露出半张脸。大山静悄悄，山村静悄悄，一草一木都没有声息，是那样尊严地接受着霞光洗礼。这是一天里最美丽的时刻。万物也将在这美丽的时刻渐渐复苏，透出勃勃生机。山的气息和草木的气息在阳光的照耀下飘荡，结成了大山里特有的空气。这是一种非常清新，非常凉爽的空气！每吸一口，根喜老汉的肺腑就有一股甜丝丝的感受。他吸着清新的空气，披一身彩虹，踩一路霞光，往小西坝的麦地走来。

小西坝有三十多亩向阳好地。以前村里人把小西坝比作金窝窝，谁都想多占几分。可人走完后，金地全归了老汉。这时候

才知道一个人是多么渺小，多么无能为力。说不清什么原因，他舍不得把向阳土地种树，而是轮流着耕种，去年种上边，今年种下边，明年种左边，后年种右边。今年他种的是以前村长伍好明那一块和刘二虎那一块，这两家的地挨在一起，是小西坝最平整最大的两块地。以前这两家人每年打的麦子加起来有两千多斤。根喜老汉想，现在该着我种，就算糟害大，五亩地还不收一半收成？总之人口少了，只能靠天吃饭，听天由命。说不定今年糟害就没去年严重，碰巧就能收获。可他来到小西坝，还没走进麦地，就给远远看到的情景气昏了头，两腿一软倒在地上，好半天没站起来。

麦地如同犁铧翻过，麦苗全给野猪拱了，满地里一片狼藉，惨不忍睹。

夏收无望，还搭出一百多斤麦种，搭出那么多力气。根喜老汉看了一眼，就伤心得再不愿意看第二眼。在地头上低着头闷坐好一阵子，抓一把土狠狠地捏着，说不出心底里的那股子恨，把牙齿咬得“咯咯”地响。闷闷地坐上一阵子，肚子饿了，只得少气无力地站起来，把手里捏不碎的土扬出去，唉声叹气说：“我又给狗日的咬了一口。”

“你吃了我五亩麦子，我一定要拿你的命给我赔！”在路上，根喜老汉自言自语说。

回到家，做好了饭，却吃不下。闷闷不乐地抽一阵子烟，站起来，拿着猎枪再一次走出门去。他不能白白地让野猪糟害自己，要去找它们算帐，要告诉这些畜牲，根喜老汉可不是好欺负的，他的麦苗也不是好拱的。

野猪住在树林里，没有固定地点，没窝，来无踪，去无影。森林很大，山连山，沟串沟，去哪里找它们？漫无目标地走上马头山，在遮天蔽日的树林里钻半天，连野猪一根毛毛也没看到。怒火地爬上马头山崖顶，举目四望，看到的却是中条山脉如万马奔腾的群峰，无边无际。这么大的山脉，怎么找得到该死的野猪？

根喜老汉有些失望，懒懒地在崖石顶上坐下来，把枪抱在怀